

万家灯火

陽 翰 笙 著
沈 浮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

电影文学剧本

万 家 灯 火

陽翰笙 著
沈 浮

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957·北京

内 容 說 明

这是五四以来优秀电影文学剧本之一。

故事發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上海。胡智清是一家公司的小职员，由于負担过重、生活困难、小小的家庭倒有不少糾葛和煩惱。偏偏禍不單行，胡智清被公司开除而失業，生活陷于絕境；二弟在街头擦皮鞋被人打伤；胡母为了兒媳口角搬到姨侄女阿珍处；爱人負气出走又小产了；最后胡智清在公共汽車上又被人誣賴偷錢打伤送到医院，一家人鬧得东飄西散。这些不幸的事情都發生在一天里。生活的苦难逐漸使他們感觉到：錯的不是哪个人，而是国民党的反动統治。在相互諒解的气氛中，一家人又团聚在一起，而忘却了一切愁苦，这时已經是万家灯火的时候了。

万 家 灯 火

阳翰笙
沈浮 著

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西單舍飯寺12号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89 号

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*

開本 787×1092 公厘 $\frac{1}{32}$ · 印張 2 $\frac{3}{4}$ · 字數 64,000

1957年5月第1版

195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0,000 册 定價 (7) 0.26 元

統一書號：10061·34

“万家灯火”演員表（以出場先后为序）

阿	金	嚴	皇
妮	妮	史	怡 怡
藍	又 蘭	上官	珠 云
胡	智 清	藍	馬
陈	太 太	王	蕪 衡
錢	劍 如	齐	正
小	赵	高	張 慧
汪	小 姐	李	靜 康
馬	小 姐	衛	江
朱	志 豪	李	浣 青
阿	珍	畢	联 录
职	員 甲	曹	大 庆
	乙	吳	茵
胡	母	沈	揚
胡	春 生	傅	惠 珍
生	媳	秦	小 龙
大	宝	于	复 瑛
小	玉	金	乃 华
金	先 生	王	靜 安
金	太 太	奇	夢 石
照	相 师	欧	陽 紅
錢	太 太		

女工甲	方	維	麗
乙	熊	里	偉
丙	程	清	芸
男工甲	呂	華	華
擦皮鞋者	奚	里	德
失金者(胖子)	傅	柏	棠
医生甲	石		炎
乙	季		虹
警察	徐		默

統一書号：10061·34

定 价： 0.26 元

初秋的早晨，整个上海籠罩在薄薄的烟霧里面。

在一家一樓一底的二层楼上，住着偉达貿易公司職員胡智清的一家。小小的窗子外边，便是千百人家屋頂与屋頂毗連的晒台，那上面还挂着昨晚忘記收拾的被曉風吹着的布片。

这时，胡智清和他的妻子藍又蘭，还有七岁的女兒妮妮，都还睡在甜蜜的夢里。室内靜靜的，什么声音都沒有，只能听到滴答滴答的鐘声。

女佣人阿金輕輕的轉动門扭，掀開門，走到妮妮的床边，把和妮妮一同睡在行軍床上的花猫咪咪抱开，放在地板上，而那玲瓏的小动物，立刻又乖巧地跳到胡智清的床上。阿金輕輕的把妮妮推醒，順手指着台鐘給她看，并且呢喃着：“你看几点鐘了？还不起来！不怕老师罵你？”

台鐘黑長的細針，正指着七时又四十五分。

妮妮噤了一声，兩只手不耐煩地揉着眼睛。一看鐘已快到八点，連忙从床上爬起来。阿金也就很慌張地赶快爬起来給她穿衣服。

* * *

睡在大床上的又蘭，眼睛眨了一眨，看了看站在行軍床上的妮妮，又蒙朧的睡去了。

阿金一面替妮妮扣衣服鈕子，一面用低低的声音对妮妮說：

“昨兒晚上尽貪玩，今早起不来！”

“我这不是起来了嗎。”妮妮用小指头点着阿金的臉說。

“我不叫你，你会起得来。”

“你不叫我，我还是起得来。”

“哼，你呀！……”阿金忍不住的笑出声来。

“哼，你呀！……”妮妮学着阿金的声調，顺手把洋娃娃抱了起来，阿金搶过来抛在床上，說：“快点兒吧，赶快来洗臉；牛奶早給你热好了！”

妮妮穿好衣服以后，頑皮的用大拇指向阿金做了一个鬼臉，阿金笑咪咪地用手扭了扭她的小鼻子，飞着快步走了出去。

妮妮悄悄地走近母亲的床边，亲昵地凝視着母亲——又蘭——慈祥而秀丽的面容，并且偷偷地用小嘴吻着又蘭的面頰。又蘭陡然伸出手臂把妮妮抱在怀里，妮妮被吓得大声的笑起来。

“乖，我的乖孩子，你都起来了！”又蘭拍着妮妮的背說。

“看爸爸还没有起来。”妮妮指着爸爸的鼻尖。

“去拉他起来！”又蘭笑着說。

妮妮頑皮的把咪咪抱起来，用一对疑問的眼睛注視着媽媽，媽媽点了点头，表示出一种談諧的感情，立刻，妮妮把咪咪放到爸爸的被子里去。

正在酣睡的胡智清，象墮入極端的惡夢里面，忽而嘴唇抽动，忽而皺起眉头。又蘭和妮妮几乎笑破肚子。等他陡然坐起来，看見妮妮的头从床下钻出来的时候，才恍然大悟：

“哦，小东西，原来是你跟爸爸搗乱啊！”

父女二人又笑又鬧的在床上滾起来，全家充滿欢笑的声音。

这时，又蘭把窗簾拉开，阳光象閃亮的水銀似的瀉进来，使半个房間鍍了层金子似的美丽和新鲜。

远远的地方，傳來鳥雀般尖利的口哨。……

*

*

*

智清起床以后，就向着晒台走去，他本想在晒台上作作室

外运动，不料他的头刚一抬起，却碰在架在空中的竹竿子上，手刚刚伸开，又被竹竿子上晒着的衣服和布片纏繞住了，他沒有办法摆动他的四肢，只好狼狽地站在晒台边上去呼吸新鲜空气。

又蘭笑着跑来叫他：“你在这兒干嘛，点心都冷了呀，还不快来吃！”

“唔——”智清跟着又蘭走回室中来。

“你送小姐到学校，买了菜赶快回来帮我洗衣服，你帶了秤沒有？”又蘭一面把买菜的錢交給阿金，一面說。

“这不是！”阿金举起秤来給又蘭看。

“阿金，快点呀，阿金！”妮妮在門外喊叫。

“来了！”阿金隨口答应着。

“記住，別忘記买猫魚！”阿金临走的时候，又蘭又加了一句。

“阿金——”妮妮在外面喊的声音更大起来。

“来了，走，走！”

智清無言的喝着牛奶，他似乎在沉思。

“爸爸，拜，拜！”妮妮从門縫里伸进小手来。

“拜，拜！”智清点了点头。

智清翻閱着报纸，对又蘭說：“簡直看不見一点兒好消息。”喝口茶翻过另外一面，似乎有什么文章引起他的注意。

“什么，家乡有問題了？”又蘭納悶的問着。

“不，攻击公司的文章今天又有了，在这样公司里做事，真有点不大名誉。”

智清一面若有所思的呢喃着，一面更換衣服。

“我看你赶快把工厂計劃給劍如做出来吧，劝劝他不要干这种公司了，办几个正正經經的工厂多好。”又蘭翻閱着报纸很感慨地說。

“我何尝不願意他干工厂，你知道他不是說过，干了工厂

請我当厂長。”智清換好衣服要走。

兩人嘻笑着擁抱在一塊，智清輕輕地吻着又蘭端正而秀麗的面頰。然後低聲地哼着一支輕快的小調，很愉快地推開門出去：

“啊，請你寬心，
只要你我有本領，
還怕凍倒我來餓倒你。
啊，來吧，
讓我們抱得緊，抱得緊，
大着胆兒抱得緊！……”

又蘭追了出來，大聲地說：

“智清，別忘了跟劍如請假啊，這次不准也得叫他准，我們再不能不回家鄉去看看老太太了。”

智清一溜煙地跑下樓，樓下二房東陳太太正在燒晨香。

“早，胡先生，這個月的水電費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又加了是不是？跟我太太講，跟我太太講。”胡智清對陳太太點着頭，邁出門檻。

* * *

偉達貿易公司的職員們大家在很緊張的工作着。智清也好象很忙碌似的，一會兒打字，一會兒又在看報告，一會兒拿着一支筆，在計劃着什麼東西。

秘書朱志豪走過來交了一捲文件給智清，很不客氣地對他說：“喂，老兄，這提單內的貨物，總經理要我對你說，請你在三天以內，統統都要把它提完！”

“慢來，讓我看看再說。”智清急急忙忙地翻閱文件，看後連忙接着說：“那怎麼成呢，東西又那麼多，又是西藥，又是鋼條，又是奶粉，又是罐頭，還有……”

智清正在說下去，茶房却走來請朱秘書去聽電話，他只好

靜靜的候在边上，但是心里多少有点不耐煩。

在办公室的另一个角落里，小赵对一个同事笑着說：“兩個女人都約的九點鐘，好！我看總經理怎樣去应付！”

朱秘書剛放下電話，另有一个電話鈴又响了，茶房赶快去接听，很清楚的又是一个女人的声音。这一来可把智清气火了，他走过去把耳机搶过来。

“喂，你找誰呀？……錢總經理，錢總經理不在……跟你說不在就不在，你还囉嗦什么！”

智清一下就把電話挂上了，嘴边还在憤憤的說：“哪里有这么女人来電話，我們这位大經理真是……”

他的話还没有說完，不料这位錢大經理却在这时大搖大摆从外面走进办公室来了，大家一見，差点都笑出声来。

錢劍如坐在办公桌前面，一面批閱公事，一面打電話：“琼生先生，最好馬上給貴公司打个电报，貨不能再不到……呃……呃……不然我們損失就太大了。好的，謝謝，謝謝你。”他把公事办完以后，交給小赵和職員甲乙，跟着又撥電話。

* * *

在某公寓的一个角落，窗子上的紗帘还没有掀开，房子里面还是黑暗的。汪小姐在電話鈴的响声中下床接電話：“喂，哪兒？噢……錢先生啊，我們还没有起来呢。不早了，我們还以为在夜里呢！誰？馬小姐……沒有……昨兒晚上睡在我这里！”她一边說着話，一边掀开窗簾，耀眼的阳光傾瀉进来。馬小姐仍然睡在床上。汪小姐繼續着說：“琼生怎么样？今天晚上还得我同馬小姐出面。哎哟！貴公司每个月这几个挂名薪水，可真难拿呀！”

馬小姐突然从床上坐起来，尖着嗓子說：“呵……小汪，你跟他說不行，得特別獎勵！”

汪小姐的眼睛向馬小姐斜了一下，大声說：“噲……馬小

姐說，得叫你特別獎勵。啊，可以。好，你能特別獎勵我們就特別賣力！OK！”

汪小姐砰的一下把耳機放下。

* * *

朱秘書跑到劍如的辦公桌前面，指了一下智清，悄聲的對他說：

“这家伙今天的火氣很大，回頭請你對他客氣點。”

劍如唔了一聲，很深沉的笑了一笑。果然，緊接着智清也走到他的面前來了。劍如把智清給他看的報紙，遞回他的手裡：

“你就是太重視這些東西，我告訴你，凡是罵我的，我都不看！”

“你可不能不看呀！這些文章里說：我們公司大批大批的在偷運汽車，大批大批的在訂購奢侈品，又說我們公司怎麼神通廣大地用賤價去套取外匯，又怎麼喪權媚外地去取得許多家外國公司的專賣特權！……”

“够了，够了，你也去相信他們說的！我看你還是辛苦點兒，趕快把我們的貨都提出來，比什麼都強！”

“方才朱秘書叫我在三天里面，把所有的貨都提出來入棧，恐怕來不及吧，你看又是西葯、鋼條、化妝品、又是汽車。”智清不高興的呢喃着。

“可以了，三天怎麼還不可以！”朱秘書在旁邊又加了一句。

“反正你儘快的辦就是了，越快越好。”錢總經理咳嗽了一聲。

“好吧，劍如，我想跟你商量件事！”

“又是想請假回家看老太太去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有十多年沒有看見她老人家了！”

“再談吧，再談吧！”錢劍如不耐煩的微閉起眼睛。

“这一批貨我取完了——”智清的話才說了半句，錢經理搶着說：“后一批不又跟着到了嗎？再說我叫你做的工厂計劃才剛剛动手，怎么能走呢？”

“不忙走吧，你是公司里的一員大將，你一走那還得了！”朱秘書謙恭的微笑着。

智清無可奈何的对錢劍如苦笑着，然后搖了搖頭，走出了經理辦公室。

錢劍如对朱秘書冷冷的說：“我們这位貴同鄉，真是太麻煩！”

远远的傳来了下班的鈴聲。

* * *

在下班的時候，公司的職員們紛紛的离开了座位。會計員走過來，把薪水包遞給胡智清。在薪水單上簽了字以後，電話鈴叮叮的響起來，他把耳機按在耳朵上：

“噢，你是誰？……又蘭吶，我是智清，有事嗎？回來吃，回來吃！”

“你的薪水發了沒有？剛拿到，那好。你等一等，妮妮跟你說話！”又蘭在家里的電話機旁，把耳機放在妮妮的耳朵上，教着妮妮說：“今天是星期六，你叫爸爸早點回來。”

“爸爸，媽媽要我叫你早點回來。”妮妮學着媽媽的聲音。

“傻，不是我叫他早點回來，是你要他早點回來呀！”又蘭糾正她。

“爸爸，媽媽說，不是她要你早點回來，是我要你早點回來呀！”妮妮用大眼睛邊看着媽媽的嘴，邊說。

“傻孩子，你怎么這樣說啊！”又蘭忍不住的大聲的笑起來。

“是你叫我这样說的呀！”妮妮反問着。

智清听到这里，大声的笑着說：“我都听見了，我都听見了！”

又蘭和妮妮也笑了。妮妮一面輕輕吻着電話一面說：“爸爸，爸爸，你听，你听！……”智清也在電話机上輕輕的吻了几下。

小赵匆匆忙忙的从智清的背后走过来，問他說：“是誰的電話？”

“我太太的！”

“別挂，別挂。”小赵高声的叫着。

“喂喂喂，叫媽接電話。”智清也叫着。

小赵把耳机接在手里，吹了兩下：

“喂，大嫂嗎？我是小赵哇。呃，明天——明天是星期天——对了，貴府上的姨表亲，阿珍女士，帮帮忙嘍。怎么？替我約好了？哎呀，真是好大嫂啊，那我就先不自杀啦！”

又蘭用一只手玩弄着電話綫說：

“你还是自杀吧，不自杀没办法——发薪得請客呀……好……”

妮妮从媽媽手里搶过耳机，頑皮的說：“小赵叔叔，你唱个歌給我听好嗎？”

“还没有吃飯，肚子餓，怎么唱得出来呀！来，我来个新玩艺兒給你听，你听着，你听着……”

小赵把嘴唇对准話筒，用力的彈了一下舌头，砰然的响了一声。

妮妮的小耳朵被震了一下，吓得一抖：“这是什么呀，小赵叔叔？”

“这是原子彈……告訴你媽听着，明天公园見。”

* * *

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，在那透明的金色的阳光下面，公园好象被洗滌过一样，閃爍着各种美丽而新鮮的彩色！那濃密的林子，那鵝毛絨似的草地，那玲瓏的小山，那清洁得看到沙底的池沼，那拱背的小桥，都象油画一样，显露在人們的前面！……

在这公园里，飄揚着歌唱的声音，飄揚着爽朗的說笑的声音，飄揚着健康的脚步声音。

也許由于小赵和阿珍在一道的关系，智清和又蘭，乃至于妮妮，都好象特別的高兴。

又蘭在妮妮的耳朵上，小声的說了一些什么，妮妮煞有介事的突然对小赵和阿珍发起命令来了：“小赵叔叔，我們分开来玩，你和阿珍姨走那边，我和爸爸媽媽走这边！”

这可使阿珍有点窘。但小赵却笑了：“小东西，是誰教你的？”

智清又連忙悄声的教妮妮，于是妮妮又說：“大家方便一点！”

“好，就讓你爸爸和媽媽方便去！”小赵笑着去擰她，她已經逃远了。

于是，大家欢笑着分了手！……

* * *

智清夫妇躺在草地上晒太阳。

妮妮在一旁跳来跳去，扑捉着蟋蟀。

远远看起来，这真是一幅幸福的縮影。

* * *

在公园的另一个角落里面，小赵和阿珍亲切的坐在一块談論一些什么。

“近来你們葯厂里的情形怎么样，还很兴旺吧？”小赵很关心的問着。

“还兴旺呢，都快要被你们的公司压垮了！”阿珍似乎有点气愤。

“关我们公司什么事呀！”

“不关事！我问你，你们公司为什么光买外国药来卖？”

“不，我们公司的业务大得很，购销西药，只能算作大买卖中的一笔小买卖！”

“好，一笔小买卖，却把我们的药厂压得气都喘不过来了。为什么不购销一点中国厂家的药品？”

“这我可管不着，我只是一个小职员。”

“哼，你们这样搞下去，连我们都快没有饭吃了！”

阿珍一步紧逼一步的坦白直率的态度，使小赵有点着慌了，他连忙解释着：

“喂喂！阿珍，你该把事情弄清楚，我并不是老板的忠实走狗！”

“我没有这样说。”

“你不信，可以问问你表哥！”

“你别提他了吧，他这个人糊里糊涂的，一天到晚都在做梦！”

“那到不见得，我们不过在那儿过一天混一天罢了！”

“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到别的地方去混事！”

“啊！吃不消！阿珍，你的嘴怎么这样的不饶人啊！”小赵说着哈哈笑了起来。

老早就躲在他们身后的树中的，偷听着他们争辩的智清夫妇，突然拉着妮妮从树干后面钻了出来。

“怎么啦，怎么你们两个人碰在一道，就吵起嘴来啦？”又兰故意开他们的玩笑。

智清紧接着说：“你这都不懂吗？这叫做不是冤家不对头啊！”

“表哥，你真話多！”阿珍怕羞的背过臉去。

当夕阳西落，鳥兒归巢的时候，他們才在不能想象的欢乐里面，走了回去！……

* * *

这是一个寂靜的晚上。

在那二层楼上的屋子里面，又蘭正在打着算盤，妮妮在桌子边上玩着她心爱的小玩艺。智清坐在一張旧沙发上，用一种特异的心情，讀着家信：

智清吾兒見字知悉，汝久已說回家，何至今不見汝來？刻下鄉間窮困已極，家人早已不得安生。想汝抗戰八年，生活必定如意，母決于日內偕全家老少，乘輪來申，望兒早為準備一切為要，為要。

母字

当智清念到“想汝抗戰八年，生活必定如意”的时候，对又蘭小聲的說：

“你看老太太，还以为我們有办法呢？”

“都怪你不好！給家里写信，总是吹牛。”又蘭微笑着說。靜了一会，忽然，智清很着急地跳了起来：“糟糕！糟糕！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母亲他們要來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算盤声嘩然而止，又蘭連忙跑了过来。

“你看我还没有回去，媽倒要來了……”智清把信讀完以后，叹息着說：“奇怪，这封信怎么今天才給送来，日子很久了。”

“你說这怎么办呢？这信上說全家都來。”又蘭把信接过来閱讀着：“那么說，你二兄弟，二弟媳，还有你兄弟的两个孩子都要來了。”